

國難彈詞

走私

老童生著

生活書店發行



國難彈詞

走 私

每冊價五
分 外埠
酌加寄費

著者 老 童 生

發行者 生 活 書 店

上海福州路

三八四號

印刷者 生 活 印 刷 所

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

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五月

目錄

走私

大義滅親

小烈士徐寶桂

慈谿寡婦

陳桂榮

.....一

.....三

.....五

.....五

.....六

走私

(彈詞)

一 私貨上船

三島孤懸大海中，原來地小又民窮，於今奪得中華土，××矮子逞英雄。

話說××國長崎港，是個有名的口岸，隔上海不過四百六十七海里，離大連也不過五百四十一海里，真個交通便利，熱鬧非凡。那天正是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四月初間，一天晚上，幾個××浪人在輪船碼頭上閒談，內中有個名叫田中啄稻的，唱着上面那四首歌，唱到那『逞英雄』三個字，把胸膛一拍，對那高個子的同伴說道：『中村！咱們今天這批貨色，樣樣齊備，什麼人造絲呀、白糖呀、火油呀、海味呀……你看哪一樣不是

中國人喜歡的？咱們不納關稅，偷運進口，賣與中國的私商，私商再賣與中國的老百姓，這種貨色，又便宜，又好，不要說賽過他們中國的國貨，就是西洋貨又那裏抵得過我們的貨？據我看，我國用了這條走私的計策，包管不花費一粒子彈，可以滅亡中國，真是妙計，妙計！

××流氓號浪人，爲非作歹白般能，當中有個田中氏，長崎碼頭唱歌文；歌文四句唱罷了，胸膛一拍叫中村。聽他胡說又八道，眼中沒有中國人；他說中國老百姓，便宜私貨頂稱心，價錢公道貨又好，來路何必問分明？我們私貨偷關進，不向海關納稅金，中國國家少了進款，中國人民並不關心，只愛××便宜貨，整批零賣大銷行。將來中國國貨無人用，中國工廠盡關門，西洋貨也是無人買，只由我××貨獨霸乾坤。那時候整個

中華降服我，我們××人真正開心！

中村聽他說得高興，把嘴巴一扁，說道：『你這小子，不要太高興了。說不定到中國去，還要把性命送掉呢！你曉不曉得那些中國人不是個個好惹的呢？』

中村聽了田中話，嫌他夥伴太開心，就將言語把他激，故意冷水潑一盆。他道：『你不要太高興，前途危險要當心，將來到了中華國，恐怕碰着冒失人，愛國心腸如火熱，查拿私貨不容情；那時兩下起衝突，恐怕釀成大鬥爭，中國人恨煞走私貨，一時要把性命拼，你我冒險運私貨，送掉性命很可能，尤其你這冒失鬼，大禍定落你的身！』

田中大發脾氣道：『你這不中用的傢伙！長他人的志氣，滅自己的威風！』照了中村的臉，便是一記耳光打去。說時遲，那時快，早有左右幾位夥計，上前勸解，兩人只得停。

止爭吵，鼓鼓眼睛吧了。另有一位做調解的夥計，名叫山口豬太郎，出來解釋道：『他們兩位的話都不錯！中國大好老是蠻好欺的，中國老百姓倒不好惹。我們自然要當心，不過我們的事，好在奉到政府密令，說是有個三長二短，政府一定會幫助我們，會替我們報仇的。只管幹去，有什麼打緊？』

田中動了心頭火，大罵中村不是人，兩人幾乎打一架，虧了豬太郎做調停。忽然汽笛嗚嗚叫，報告輪船要開行，一羣浪人上船去，乘風破浪向西行。黑夜茫茫風浪大，暫且睡覺等天明，將來到底凶和吉，請聽二段說分明。

二 浪人押車

灰塵滾滾不見人，長途汽車出天津，風馳電走多威武，滿裝私貨到鄉村。

不一刻過了信安鎮，前面已是霸縣城。貨主吩咐要卸貨，汽車站裏把車停。檢查所說是要查貨，車上站裏亂紛紛。三個矮子齊站起，排開衆人下車行。手指查貨人的臉：『打開眼睛看清人。我們就是貨物主，照例不經查驗就放行。你們到底怎麼樣？趕快回話說分明。』幾句橫行霸道話，嚇得查貨人員戰兢兢。再看那三人甚打扮？和服木屐很分明，心知他們來頭大，宋將軍也讓他十分。上司本來有囑咐，『不可違拗友邦人！』只好馬馬虎虎算了，不要查驗准放行。

且說田中啄稻中村五車山口豬太郎把大批私貨解到中國，船進渤海灣，却不走天津上岸，因為天津有海關，要完關稅，一直向北走去，到昌黎縣留守營地方，方才攔岸。他們把私貨運到昌黎火車站裝車，運到天津，再由天津裝上長途汽車，運到各縣各鎮。

去銷售。當時運到霸縣地方，就有同車解貨的中國私商涂得利將貨分發各商店，一面招待三位保鏢到家歇息，把酒接風，表示感謝。

霸縣私商涂得利，感謝三位保鏢人，貨物安全到了店，不會罰款半分文。特備薄酒謝三位，三位賞光莫嫌輕。也不猜拳來行令，清談幾句酒來斟。你們怎樣偷關過。怎樣運貨到天津？一路碰了甚糾葛？三位好漢說分明。田中聽說開言道：『走私危險實不輕，渤海灣前緝私隊，武裝砲艦亂逡巡，昌黎海外百餘里，老鐵山南出事情，走私輪船不留意，就被巡船捉得成。前後捉了十一隻，我們聽了怒氣沖。就說海面是公地，巡船干涉不許行。一面抗議到中國，一面派了海軍輪，跟在我們船後面，沿路護送過天津，巡船不敢怎麼樣，安然到了留守營，留守營屬昌黎縣，地段

本歸殷汝耕，殷汝耕降了××國，我們是他自己人，看見我們人同貨，恭恭敬敬來歡迎。我們維持他的財政，讓他抽點關稅銀，只收關稅二成半，以後內地准通行。把貨運到昌黎站，裝上火車運天津。天津出了冀東界，地段不歸殷汝耕，海關人員要驗貨，恐怕走私夾帶行。我們將話來開導，此貨完了關稅銀，內地流通不完稅，用不着查驗，只管放行。他們不放半句屁，我們押貨自由行。以後遇了你涂老板，承銷私貨真感情。

涂得利連忙道：『好說好說！小人承銷這筆貨，還虧了你們三位呢！你看，小人指揮貨物裝車的時候，軍警上來盤查，口口聲聲說私貨充公，要不是你們在場一肩担承，那不會大受損失麼？』山口豬太郎陪笑謙遜道：『不要客氣！這是我們應盡的義務。不過今天我們不能多奉陪，因為天津方面，還派了我們的任務。謝謝你的盛意，暫時告別！』

吧！當下涂老板不便強留，送他們登車而別。正是

兩下私通有感情，不管國計與民生。奸商送別浪人去，後事如何下段明。

三 攝影闖禍

話說浪人回天津，押車情形報告明，貿易協會聽報告，嘉獎他們三個人。貿易協會是什麼？就是走私大本營。當時協會決定了，要運私貨向南行，南行要走津浦路，先到山東濟南城，派定浪人新差使，火車上面押貨行。大隊浪人登車去，每人手鎗帶一柄，爲首還是那三個，田中山口和中村。私貨上車三百件，人造絲佔了一大宗，三等車座位堆滿了，客人想坐也坐不成。

那時正是春末夏初，野外的景緻非常好看，火車上那些押貨的浪人，從窗口看見

兩邊的景緻，覺得十分地得意，一齊唱起歌來，唱的是：

好地方！好地方！這是我們的麥倉！這是我們的棉場！讓這班豬蠅流血

汗，我們××人把福享！

車廂裏幾個中國客人聽見這種歌詞，只氣得眼睛裏冒火。幸而不久，車就到了濟南，大家下去，才鬆了一口氣。這時候，車站上早有一批接站的浪人，看見火車已到，就跑到月台上來了。幾個帶了手槍的浪人，領着運夫們開始從大車窗口接送私貨。他們正在忙的時候，却不提防有兩個中國青年的旅客，拿出手提照相機，在那兒拍照。田中一眼瞧見，不覺大怒道：『那裏來的壞蛋！想把爺爺們走私的照相去登報嗎？打死他！』說還未了，五六個浪人一齊上前，一面把照相機搶起去了，一面扭住那兩個青年亂打。正在拳腳交加的時候，車站上的中國警察，聽見那兩個青年喊『救命』，連忙跑來調解，叫他們『不要打！有話好說！』那些浪人哪由分說，只聽得一聲喊：『一齊打死，這些』

「豬糞打！」一羣浪人，個個拔出手槍當警棍。蜂擁上前，不管警察也好，旅客也好，一頓亂打。警察看此情形，也拿出武器來自衛。正待交手，忽然巡長吹口令把警察調轉去，警察只得退回。浪人還跟着追打。

火車到了濟南站，浪人運貨站中行，當時兩個乘車客，便在車前拍寫真。浪人看見大發怒，『拍照當然是歹人』，搶去了照相機子又喊打，浪人們東衝西撞逞蠻橫，照相客人喊救命，路警聞聲到來臨，將好言來把浪人勸，『有話要說請和平』，一面攔開打人的手，一面安慰被打的人。哪曉得，浪人不講情和理，用手槍，又來亂打警察身。警察慌忙要回手，巡長有令不能行，避開瘋狗讓一讓，退出月台車站行。浪人兇惡不停手，隨後追近巡長身。巡長嚇得連忙躲，浪人又打別的人。旁邊正是緝私處，辦事忙中三個人，浪人們捉住三人一頓打，只打得半死半活苦難禁。站

長通知領事館，鬧事浪人還蠻橫，請他派人來處辦，××領事假吃驚，他說：『聽見真奇怪！我國人向來不蠻橫。馬上派人來查看，查明真相再施行。』等到領館人來了，打架早已收了兵，浪人們，不肯承認打別個，反說那行兇打架是華人。調查人就說算了吧，分不清誰個理由真。說完回去不管了，浪人得意又開心。同胞白白地受了打，猶如瘋狗咬傷人，後事如何下次唱，今大此地把腔停。

四 歇業投親

浪人運貨去銷行，遇了檢查就打人。某國駐華官和吏，存心袒護浪人們。中國官廳沒辦法，由他野馬去橫行，私貨檢查無效力，源源不絕害華人。

潮水一般私貨到，不分城市與鄉村。中華國貨無人買，苦煞工商各界人。

目說私貨有某國浪人保護，誰也不敢阻攔，所以越來越多。國貨生意，被私貨排擠，一落千丈。單講土糖一項，因為走私白糖來了，簡直沒有人買土糖，也不知害煞多少的糖商！其中有一位姓安的，單名一個奮字，在天津開糖店，做了幾十年土糖生意，倒也混得過去。不料遇了這個走私的年頭兒，就倒霉透頂，弄得一引店也要關起來了。

有個商人叫安奮，素來開店在天津，土糖生意做得好，一家享福過光陰。不料於今走私貨，白糖跌價不留停。世人都愛便宜貨，土糖店子不上門。別的糖店本錢大，勉強維持勉強撐，安家糖店本錢小，無人買貨要關門。安奮當時歇了業，不知何處好安身？一家數口難生活，親眷家中去投奔。他的親眷張老大，上海綢廠一股東，國貨廠商有名氣，喜歡周濟貧窮人。

安奮一家投奔到，老大十分表歡迎。好言安慰安老闔：『雖然失敗莫灰心。知你一家有八口，老母妻兒靠你身，經營糖業財源盛，一家靠此好營生，如今生意不景氣，原是走私害我們，不是一人運氣醜，大家時運都不亨。想你糖商衆同業，苦的未必你一人。』

安奮見張老大說起糖商同業，便道：『大家還不是一樣沒生意？豈止我一家要關門？他們恐怕也難免，不過有個先後罷了。』

老大接下又說道：『我的說話果然真！再想農家種甘蔗，糖坊收買大宗，如今土糖沒生意，甘蔗一定不銷行，種蔗農家難生活，製糖工人生意停，農工一樣多苦惱，不止幾個商界人。』

安奮說：『不錯！不過你們做織綢生意的，總算運道很好。』張老大嘆口氣道：『哪

裏的話！他又說：

『天下烏鴉一般黑，連道哪有好醜分！人造絲走私進了口，人造絲織品大流行，爲的便宜透了頂，真絲雖好，沒有他稱心。我們原料用國貨，真絲綢緞多有名。貨真價實無人賞，資本周轉大不靈，工錢都沒有現錢發，要搭綢子當工薪，照現在這種趨勢看，不免把工錢減幾分。到那時，工人要把工來罷，這些人，全不體諒廠主人！』

安奮嘆口氣道：『原來如此。只是你也不能恨工人，他們也有父母妻子，吃飯穿衣，純靠幾個工錢收入，搭放綢子他們也未必賣得出去，柴米油鹽，用什麼錢買？若是再減少，自然更吃不消了。你們爲了走私蝕本，要減工錢，工人自然不好怪你們，只能怪走私的；但是他們工人爲了肚皮不肯減工錢，你們也不能錯怪他們，也只能怪走私的，因爲使你們生意不好的是走私人，不是工人呀！我這幾句公道話對不對？』張老大說：